

当代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转型与再造*

柴亚林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巴西日裔社会中围绕二战后移民社会失序的历史记忆书写发生重大转向,基本背离此前五十年间相关历史著述基于批判性唯物史观所确立的历史记忆叙事。此番尝试作为一种社会表征,既折射出日裔社会试图消弭当年社会失序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实践,也反映出当代社会历史语境下重构族群认同的目标取向,进而构成今日巴西日裔社会现实的多维镜像之一。这一历史记忆书写源起于战后未尝清除“皇民思想”的日裔族群,生发于巴西多族群社会,并且受到近来日本官方政策举措的牵引与羁绊。

关键词 巴西 日本 日裔 认同 历史记忆

2000 年,巴西作家费尔南多·莫莱斯所撰《肮脏的心:臣道联盟史》^①出版,作者在两年内深度访谈包括 46 名日裔在内的 88 人,详细记述臣道联盟的发展脉络及胜战组与败战组间的争斗经过。莫莱斯自认“作为居于中立地位的‘外国人’,能够客观地呈现巴西日裔无法言说的敏感过往”,言称“巴西日裔社会正处于统合的关键时刻”,“‘胜败纷争’与臣道联盟早已成为历史,并不会对今天的日裔带来负面评价”,“若日裔社会抱着‘家丑不外扬’的心态,伤口便永远无法愈合。”^②事实上,巴西日裔社会^③对待历史书写的态度颇为积极,数十年间出版诸多著作(见表 1)。几乎每部著作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移民社会出现的混乱与冲突有所记述,^④它们不仅成为历史资料的留存,亦是历史记忆的载体,还为日裔社会提供反思和“对时间进行生产性更新的机会”^⑤。而日裔社会中也有声音表示“不希望由外国人来写这些事情”,认为其小说式的文风颇为煽情,且对真实事件的记述亦有夸张的部分。^⑥但无论如何,“莫莱斯的著作已打开有关日裔根脉的‘潘多拉盒’”,^⑦此

* 本文系甘肃省委统战部 2021—2022 年度重点项目“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2022-ZLXM-0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审稿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Fernando Morais, *Coracoes sujos: A historia da Shindo Renmei*, Sa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00.

② [日]深沢正雪:《フェルナンド モライス氏インタビュー——臣道聯盟がブラジル社会に問いかけたもの》,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03 年 5 月 27 日—2003 年 5 月 29 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nsai/2003-esp/2003rensai018>

③ 日本移民自 1908 年抵达巴西后对社群共同体的自称逐渐从日本人社会、国人社会、同胞社会、移居者社会、殖民地社会等最终过渡到日裔社会,此系日本移民定居通婚、归化入籍、认同重构的社会表征,以 1955 年圣保罗日本文化协会的设立为分界,宣称前者为日本移民社会,后者为日裔社会。参见[日]迫こゆり,田中共子:《在ブラジル日本人における日系ブラジル人との両価的關係性——異文化適応の支援源とストレス源》,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Research, vol. 33, 2020.

④ 杜娟:《二战后巴西日侨社会乱象及其原因》,载《四川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

⑤ [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12 页。

⑥ [日]深沢正雪:《パウリスタ延長線戦後史:子孫にとっての勝ち負け抗争》,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4 年 6 月 18 日—6 月 26 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nsai/2014-esp/2014rensai-fukasawa6>

⑦ [日]深沢正雪:《戦前戦中の移民史に光当てる——真相究明委員会謝罪の背景》,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4 年 3 月 19 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2014/140319-71colonia.html>

后,巴西日裔社会媒体产生许多文章记述、讨论上述话题,其中尤以当地日文报刊《日裔新闻》为甚。

表1 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史主要著作^①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时间
1	《日本移民概史》	浜野秀雄	1937年
2	《日本人于巴西发展史(上)》	青柳郁太郎	1941年
3	《移民四十年史》	香山六郎	1949年
4	《日本人于巴西发展史(下)》	青柳郁太郎	1953年
5	《殖民地战后十年史》	保利斯塔新闻社	1956年
6	《移民生活史》	半田知雄	1970年
7	《巴西日本移民七十年史》	移民七十年史编纂委员会	1980年
8	《巴西日本移民八十年史》	移民八十年史编纂委员会	1991年
9	《巴西日本移民百年史》	移民百年史编纂委员会	2010年

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的差异化存在必然造成社会记忆的天然非完整性,因此,社会认同的产生与社会情境意义的赋予,需要对片段性的社会记忆进行拣选与组合,进而将社会记忆纳入某一整体叙事框架或情节,^②并将其最终转化为历史记忆。^③所以,若将叙述本身作为方法论而逆向窥察以叙事见长的媒体文本,^④往往发现在历史记忆频繁书写或改写的背后,可能潜隐着一个对自我身份认同颇感焦虑的群体。^⑤通过媒体发声以获得重塑记忆的话语权,这或许是他们重构社会认同的唯一机会。^⑥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当代巴西日裔社会如何对待曾被尘封的历史记忆,如何完成历史记忆的改造与书写;同时,又是怎样的社会现实与结构导致上述社会现象的发生。笔者借助非结构化文本分析软件 KH Coder 及质性研究分析软件 NVivo,将《日裔新闻》2003年至2021年刊发的所有与历史记忆有关的连载文章作为基础数据展开文本分析,以认同的重构作为逻辑基轴,尝试阐明巴西日裔的社会认同受到何种力量的牵引与羁绊,及其历史记忆的形塑依循怎样的结构与路径。

一、分裂的族群:二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的历史记忆原点

记忆是人类建构一切精神生活的基础,^⑦人脑记忆的有限性与不可复刻性,促动人类在历史上运用语言、图画、文字等符号媒介,通过神话、史诗、仪式、纪念物等不同形式来存储记忆。因此,社

① 作者归纳制作。

② 成伯清:《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载《江海学刊》,2015年第5期。

③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0—141页。

④ 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4—255页。

⑤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孙唯瀚译:《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9页。

⑥ [英]杰弗里·丘比特著,王晨凤译:《历史与记忆》,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53页。

⑦ Daniel L. Schacter(ed.), *Memory Distortion How Minds, Brains, and Societies Reconstruct the Pa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

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皆将记忆作为重要研究范畴。^①其中,历史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记忆研究贡献出更为基础的理论框架,^②而且,两门学科的本质属性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记忆的历史化与社会化特征。

人们总是热衷于对过去业已发生的事件进行记录与书写,^③就此而言,记忆本身就是历史的母体,^④历史书写仅是记忆的有关过去的形式之一。^⑤斑驳庞杂且相互竞争的记忆令人不胜烦恼,^⑥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客观要求通过抽离、断裂、构建与书写,使记忆顺利完成从形态到内容的历史化,亦即成为一套可供拣选的历史编纂话语元素。^⑦

记忆作为人脑的基本功能之一,其相关研究的逻辑起点必然在于个体记忆。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认识到,社会文化结构或社会影响能够决定个体回忆的方式与内容,因此,个体记忆具有模式依赖性与重构性。^⑧与其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对此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他认为个体记忆依附于通往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这一框架不仅是社会为个体回忆活动提供的模板,同时也是集体性记忆能力的展现。个体记忆本质上仍被孕育个体的社会结构所支配,如果个体如群体所望依循社会提供的视角来回忆,那么,社会记忆就在个体记忆中实现并显现自身。^⑨由此,记忆的社会化得以实现。

记忆的历史化与社会化相互伴随、相互交织,基本内涵共轭于“历史记忆”的概念之中。因此,通过对历史记忆与历史记忆书写的探究,可以阐明生成历史记忆的社会语境以及完成历史记忆书写的社会构象(conformation)。梳理二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陷入混乱与失序的历史记忆,并非旨在检视并重述当年所发生的史实,而是为呈现并讨论当代日裔社会的历史记忆书写而勾勒出相关历史记忆的“原始底本”。

目前所见最早对二战结束之初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状况有较全面记述的资料,是桥浦昌雄^⑩撰写的日记。^⑪日记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种文类,本质上属于具有很强私密性的私人文献。虽然它往往是碎片化的横断面式记录,^⑫而且因其传播范围所限而极有可能泯为“记忆的微光”,^⑬但其重要价值之一却是包含有大量第一手的社会历史资料。^⑭此外,当我们将日记视为口述史文本,则文本的作者背景与制作过程等“伴随文本”^⑮要素均可折射出文本生成的社会语境。

对桥浦的6万字日记(1945年8月1日至1946年7月16日)进行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发

① 刘颖洁:《从哈布瓦赫到诺拉:历史书写中的集体记忆》,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3期。
 ② [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
 ③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0页。
 ④ [法]保罗·利科著,李彦岑、陈颖译:《记忆,历史,遗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3—174页。
 ⑤ [德]斯特凡·约尔丹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⑥ [美]阿兰·梅吉尔著,黄红霞、赵晗译:《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页。
 ⑦ Gabrielle M. Spiegel, “Memory and History: Liturgical Time and Historical Tim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1, no. 2, 2002, pp. 149—162.
 ⑧ Frederic Bartlett,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 244.
 ⑨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69—71页。
 ⑩ 桥浦昌雄(1878—1978)生于日本鸟取县岩美郡大岩村,曾担任四届大岩村长,1927年4月移民巴西后出任鸟取县海外协会驻巴西事务所理事。
 ⑪ 《橋浦昌雄關係資料》,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https://mavi.ndl.go.jp/kensei/entry/HashiuraMasao.php
 ⑫ 汪云霞:《记忆与召唤——论罗伯特·白英的中国日记写作》,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⑬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载《社会》,2010年第5期。
 ⑭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2、380页。
 ⑮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

现(见图1),在作者记述中虽然日本在“美(米)国”“苏联”和“英国”的强大攻势下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围绕日本在战争中究竟是“获胜”还是“战败”的问题出现严重分歧,“伪造”的“新闻”与虚假的“消息”通过“广播(放送)”影响“青年”“大众”,整个移民社会由此分裂为自认保有“日本精神”并坚信“日本胜利”的“胜战组(硬派)”与放弃“母国”日本而计划“永住”巴西的“败战组(软派)”,代表前者的核心组织臣道联盟将后者视为“非国民”,并对其展开一系列“暗杀”活动。

图1 桥浦昌雄日记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①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史无前例地直接面向日本国民讲话,他使用与普通庶民语言几乎没有共同点的“专属天皇的极为庄重的语言”,试图以佶屈聱牙的措辞、晦涩难解的语义维系“天子”的符号形象。^②因此,巴西日本移民以及日本民众第一次听到作为“现人神”的天皇讲话,而其内容竟然是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心理冲击可谓巨大,以至造成严重的情绪波动(见表2)。

表2 日本宣布投降后的日本民众反应^③

序号	反应	比例
1	悔恨·悲叹·遗憾	30%
2	吃惊·打击·困惑	23%
3	因战争结束、苦难终结而感到安心、幸福	22%

(见下页续表)

① 作者运用 KH Coder 软件归纳制作。

② [法]ロベール・ギラン(Robert Guillain)著,根本長兵衛、天野恒雄訳:《日本人と戦争》,朝日新聞社,1990年,第386页。

③ 数据来源:[日]川島高峰:《玉音放送直後の国民の意識》,载《明治大学大学院紀要・政治経済学篇》,1989年第26集。

(接上页)

4	面对盟军占领的畏惧、担忧	13%
5	幻灭·痛苦·空虚 为胜利所做的一切牺牲皆付之东流	13%
6	耻辱 感到是日本历史上的污点	10%
7	意料之中	4%
8	担忧天皇 对天皇感到惭愧、抱歉	4%
9	未回答或有其他反应	6%

由此可见,日本战败的严酷现实一方面侵蚀其移民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源头与对象的正当性及合理性,^①继而影响日本移民基于记忆之场的社会范畴化与自我范畴化的结果,并重塑其群际分化(intergroup differentiation)与群内分化(intragroup differentiation),^②成为移民社会群体分裂的肇始。另一方面,日本战败的事实也在拆解国家在场的认同语境,进而造成认同场域的结构组成及其社会、文化、心理维度发生改变。^③源自外部的生存压力促使社会成员对于安全感的诉求转向族群内部,族群成员不仅被要求应当保持对共有文化的认同,还被要求必须忠诚于族群共享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④

然而,日本战败却导致与制度性族群身份相联系的群体资格逐渐丧失政治社会意涵,^⑤由此,日本移民对日本天皇、日本国家、日本文化等认同对象的归属感、情感依附性以及心理趋同性这三重认同要素所构成的稳定体系,因外部突发因素的扰动而出现崩塌。日本移民表现出内在的失落、悲痛、紧张、恐慌等精神焦虑和情绪紊乱,以及外在的亲社会行为衰减与行为偏常。^⑥日本移民社会中无法恪守族群共享的传统价值观和行为判断标准的个体的出现,^⑦使得内群吸引骤降现象发生并不断在群体内部持续扩散,^⑧群体凝聚力随之迅速衰减。至此,族群分裂已经无法避免,并最终导向社会失序。^⑨

尽管桥浦是基于自己的视点来回望已经发生的事件,但他必然是在社会框架下进行回忆的,因此,虽然其日记在漫长岁月中并未进入公众视野,但仍属于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⑩如果说桥浦日记是记忆的“微光”,那么,巴西日裔关于战后社会失序汇聚起的记忆“强光”,则是香山六郎和半田知雄等书写的历史著作。它们将“回忆体验”与“历史体验”一同转化为历史叙事,并为日裔社会提供回忆线索,^⑪最终构成二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的历史记忆原点。

① [美]桥本明子著,李鹏程译:《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9—10页。

② 王明忠、范翠英、周宗奎:《主观群体动力学模型述评》,载《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11期。

③ 钱力成:《记忆研究:超越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框架》,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11期。

④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⑤ [德]李峻石(Günther Schlee)著,吴秀杰译:《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⑥ 柴亚林:《想象的边民:二战前后族群边界上的巴西日本移民社会》,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3期。

⑦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7页。

⑧ [澳]约翰·特纳著,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自我归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122页。

⑨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高明华译:《社会认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7、132页。

⑩ Alberto Hikaru Shintani, *World War II as Seen in Life Records of Japanese in Brazil: A Study of Diaries, Newspapers and Radio Broadcasting*, Master's thesis, Kyoto University, 2013.

⑪ [德]詹姆斯·E.扬著:《在历史与回忆之间》,载[德]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二、记忆的叙事：二战后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迁衍脉络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没有记忆就没有认同，没有认同就没有民族。”^①在他看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均建立在以历史记忆为基础的叙事之上，而这些叙事则能够刻画群体的边界，赋予群体资格以某种意义，也能界定出谁是这个群体的敌人或对手。实际上，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会经历种种事件，从中产生不同的体验并累积各种经验，这些经验因许多事件本身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而具有碎片化特质。^② 依靠这种形式的经验，人们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因此，需要运用叙事这一工具将业已发生的事件编织进具有时间轴线和空间坐标的网络之中，从而使事件之间产生关联并且变得有序化和系统化，进而消弭生活经验的零碎性。

可以认为，叙事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认识和描述世界与自我的方式。人们将自己的认知、观念和认同注入无尽的叙事当中，最终完成意义的生产。^③ 因此，记忆必然嵌置于叙事的闭合轨道之中，它需要经由叙事主体从记忆库中进行检视，然后因某个特定目的而被拣选，再以回忆的方式从潜隐状态转入激活状态，最后，由面对自我或他者的叙事主体以独白或讲述形式完成“叙事表意”。所以，如果说记忆是认同的支点，那么，叙事则是使支点得以凝聚的工具。简言之，叙事使记忆产生意义，并且让记忆得以建构认同。^④

学者们认为，文化是人们编织的意义之网，^⑤而“结网”过程正是叙事的隐喻。由于人们有着认知的不同模式、组织信息的不同方式和集体记忆的不同形式，因此，“意义之网”也就具有不同形态。这表明，人们的叙事模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叙事模式将形塑出不同的文化群体。^⑥ 人们对今天的认知建立在对过去的理解之上，在任何一种文化当中，其历史观与现实观均无可争辩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⑦ 记忆的叙事就是该观点的集中体现。

半田知雄等人的著述记录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风貌的流转变，^⑧这些文字把历史演进和文化变迁鲜活地加以呈现，而它本身则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本真的文本以表征和再现的方式而存在。^⑨ 研读文本、对其所承载的意义加以诠释，这是理解生产出历史记忆文本的情境或语境的基本路径，借此，便可知晓社会本真为何以此种方式被表征。所以，对这些文本的研究就是“在文献中做田野”工作，^⑩目的则是要通过阐释那些历史的亲历者缘何书写出如此的历史记忆文本，从而考察他们面对社会本真时的所思所想和对其进行表征再现时的态度倾向。而这种处于情境或语境之中的选择与行动，正能帮助人们理解“过去是如何导引并建构现在”。^⑪

1949年，香山六郎在《移民四十年史》^⑫中将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的失序与混乱称为“国人

①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 383.

② [英]奈杰尔·拉波特著，鲍雯妍、张亚辉译：《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66—269页。

③ [加]罗伯特·弗尔福德著，李磊译：《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6—47页。

④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载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⑤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

⑥ Richard Werbner, *Tears of the Dead: The Social Biography of an African Family*,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1.

⑦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等著，于雷译：《叙事的本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135页。

⑧ [日]辻豊治：《戦前日本におけるラテンアメリカ研究(Ⅱ)——大正末期—戦前昭和期における移民研究の進展》，载《京都外国語大学ラテンアメリカ研究所紀要》，2020年第20卷。

⑨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⑩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⑪ 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⑫ [日]香山六郎：《移民四十年史》，香山六郎发行，1949年。

内讷”,认为日本移民社会原统治阶层试图借助往昔余威而与臣道联盟统治阶层抗争,从而引发所谓的民族内讷。1953年,入江寅次为《日本人于巴西发展史》执笔增写“其后十年”一章。他认为,日本移民本身非常优秀,但在二战后犯下巨大错误,这不仅要归咎于主谋者、行动者与“狂信者”,还由于大部分日本移民盲从国家且思维偏执。入江分析道,由于日本人的褊狭性与日本教育的历史性错误,皇民化教育使日本移民只关注日本而罔顾其他,结果造成偏激的日本主义与狂热的祖国信仰。^① 1970年,半田知雄在《移民生活史》中指出,恐怖袭击都是有着“偏执狂式头脑”的“臣道联盟特攻队”所为。^② 半田的历史记忆书写,呈现出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史上的暗黑时代,借此折射出日本移民身处民族至上主义、国粹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夹缝之中,备受日本思乡愁苦与巴西移民政策的折磨。^③ 作为移民体验的亲历者,半田以丰富的移民史料为参考,将自己的历史记忆著述其中。^④ 因此,其著述甚至被视为日本移民的“典范历史”。^⑤ 1991年,宫尾进在《巴西日本移民八十年史》中撰写“移民空白时代与同胞社会的混乱”一章,其中援引大量历史文献、私人日记、报刊新闻以及巴西政治社会保安警察(DOPS)在采取应对行动过程中形成的大量调查报告、讯问笔录等第一手文件资料。^⑥

值得注意的是,自《移民四十年史》至《巴西日本移民八十年史》出版的四十余年间,关于日本移民历史的系列叙事文本对胜败纷争发生原因的认识基本趋同,对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的理解与记述形成某种记忆叙事传统或范式。即社会失序是由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狂信者”所致,而作为胜战组核心组织的臣道联盟则要对恐怖袭击活动承担全部责任。

通过分析上述文本可知,往昔的人物与事件被特定的动机、目标、愿景所主导,并依照当下的社会语境建构为历史记忆。各文本对此加以反复阐释的本质即为连续性的文化再生产,而促成文化身份和文化一致性的文化记忆术的作用就在于保证这种连续性。对于历史记忆而言,这些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成为储存和再现历史知识的源头,因文本诠释的连续性而导向的文本一致性,最终成为维系社会认同的基础。^⑦

在巴西日裔社会追求社会凝聚结构之稳定性的过程中,基于文本一致性的叙事对于历史记忆而言至关重要。文化精英应用叙事这一工具,按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依循一定的时空与因果关系,将已然发生的事件与人物勾联组织起来,用语言文字将某一历史记忆加以表述。当这种叙事形式被建构完成后,它就等待得到更多巴西日裔的阅读和理解。于是,经验、记忆和意义便被赓续与重构,而集体记忆也在更大的群体范围内得以凝结。^⑧ 进一步而言,为建构起一个现代性的同质化共同体,日裔社会需要能够承载漫长历史的叙事框架,其任务是使人们时刻意识到,他们与所在共同体全体成员的长辈或祖先不仅在观念或想象中保持联系,而且在历史时空中存在关联。^⑨

然而,这种族群叙事的连续性在历史文脉与文化根脉两方面被胜败纷争所阻断。在此之前,巴

① [日]青柳郁太郎:《ブラジルに於ける日本人發展史 下巻》,ブラジルに於ける日本人發展史刊行會,1953年,第617—619頁。

② [日]半田知雄:《移民の生活の歴史:ブラジル日系人の歩んだ道》,サンパウロ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年,第644、662頁。

③ [巴]ソアレス モッタ フェリッペ アウグスト(Soares Motta Felipe Augusto):《半田知雄における移民のなやみ:ブラジル日系社会史の語りと移民の戦争経験を中心に》,載《待兼山論叢・日本学篇》,2013年第47卷。

④ [巴]ソアレス モッタ フェリッペ アウグスト(Soares Motta Felipe Augusto):《半田知雄著<移民の生活の歴史>の成立を巡る一考察》,載《大阪大学日本学報》,2013年第32期。

⑤ [日]細川周平:《日系ブラジル移民文学 II——日本語の長い旅・<評論>》,みすず書房,2013年,第212頁。

⑥ [日]宮尾進:《臣道聯盟:移民空白時代と同胞社会の混乱:臣道聯盟事件を中心に》,サンパウロ人文科学研究所,2003年。

⑦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5—96頁。

⑧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5頁。

⑨ [以]施罗默·桑德著,王崇兴、张蓉译:《虚构的犹太民族》,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3頁。

西日本移民以作为日本人而骄傲,认为日本人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在移民社会中延续。^①但是,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与母国日本之间的紧密关联却导致战后移民社会失序的发生。^②这实际是社会断裂(discrepancy)的表征,而后续历史记忆的书写必须设法弥合这种断裂或对其予以否认,否则便无法重构能够整合移民社会的社会认同。^③然而,前文言及的叙事文本均未能充分观照日本天皇、国家、文化等日本移民的认同对象,亦未能将指向认同对象的归属感、情感依附性以及心理趋同性加以传承延续,因此,既无法逾越创伤记忆,也无法将其有效地纳入历史记忆。

三、现在的过去: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当今形态

历史记忆总是归属于某一群体,而该群体的规模则可以小到一一个家族或族群,大到一个阶层或社会。^④它由该群体在漫长的时间内生产,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并且能够在群体成员间相互作用和传递。^⑤历史记忆能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起关联,对于过去的记忆就存在于当下,它是与永恒的现在之间的真实联系。^⑥因此,人们会处在“现在”的立场上完成对“过去”的重构,同时,也会站在“过去”而探寻“现在”的意义,^⑦于是,“过去”与“现在”之间便产生价值评判和情感意义的纽带。所以,“过去就是现在”,人们指涉的“过去”本就是“现在的过去”(the present past)。^⑧

对于巴西日本移民及其后裔而言,每天都在发生可供“写入”历史记忆的社会事件,但并非每个事件都能成为历史记忆。因为“书写”的规则关乎一个族群如何铭记过去,而他们铭记的方式又受制于自己的社会认同。当历史开始“记忆”,必然是因为出现了一个足以影响“未来”、有别于“过去”而又即将被纳入“过去”的“当下”。于是,历史记忆便为人们提供一个“透镜”,^⑨我们可以通过它聚焦社会现实、审视社会认同。因此,通过考察历史记忆的“书写”便可以了解认同的表征与实践。

21世纪伊始,莫莱斯的著述给巴西日裔社会的历史记忆书写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对此问题还很难做出准确评价,但新出现的一些现象却值得关注。譬如,与此前的移民社会史著作不同,为迎接日本移民巴西一百周年而作的厚达2700页的五卷本《巴西日本移民百年史》,^⑩其中关于移民社会失序的篇幅仅有20页,且并未对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加以揭示。批评者据此认为,如此粗陋的内容难当“百年史”之称,“编纂执行部门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令人瞠目”^⑪。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日裔创办的报刊媒体《日裔新闻》自2003年以来却刊发大量与胜败纷争有关的文章。

《日裔新闻》网站是巴西目前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日裔媒介平台,其中刊载的大量文章所生成

① [日]太田恒夫:《日本は降伏していない:ブラジル日系人社会を揺るがせた十年抗争》,文藝春秋,1995年,第139—143页。

② [日]福嶋寛之:《日本人の同化問題:ブラジルでの日本主義教育の実践をめぐる》,载《福岡大學人文論叢》,2020年第2期。

③ 刘晓民、杨嵘均:《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概念:基于主体、目的与路径的比较》,载《学海》,2021年第2期。

④ 张俊华:《社会记忆研究的发展趋势之探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⑤ 艾娟、汪新建:《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载《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⑥ [法]皮埃尔·诺拉著,黄艳红等译:《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⑦ 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载《社会》,2006年第3期。

⑧ [英]伊恩·霍德著,徐坚译:《现在的过去:给考古学家的人类学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⑨ Avruch, Kevin, *Cultur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8.

⑩ ブラジル日本移民百周年記念協会、日本語版ブラジル日本移民百年史編纂刊行委員会編:《ブラジル日本移民百年史》,トッパンプレス印刷出版,2013年。

⑪ [日]外山脩:《移民百年史出版プロジェクト:唾棄、無責任極まる執行部》,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3年2月26日。
<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nsai/2013-especial/2013rensai-toyama1>

的连结性记忆,使人们栖息或连结于紧密而发散的社会网络之中。^① 该报编辑部认为,巴西日裔社会属于“日语文化圈,在此意义上与日本结为命运共同体”。所以,该报的办刊方针定位是成为“日裔社会的意见领袖,积极挖掘日本移民历史,针对第二、三代日裔进行日本文化传承与启蒙,建构日裔认同并服务于当地的日语教育”^②。

自2003年至2021年,《日裔新闻》的连载栏目共刊登文章399篇,若以连载次数合计则达到3040篇。笔者基于扎根理论将上述文章视为非结构性数据,对全部连载文章主旨内容进行主轴性编码后统计发现,所有文章中有关“巴西日本移民历史”的占比最高,关于“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的文章数量紧随其后。这两类文章均可视为对历史记忆的书写,二者篇数相加共计1288篇,占全部连载文章篇数的42.4%(见图2)。

图2 《日裔新闻》连载文章主旨主轴性编码一篇数示意图^③

由此可见,移民历史在巴西日裔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移民社会失序的历史书写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社会表征成为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及其书写发生转变的标志,传统的历史著述似乎正在让位于新闻媒体的话语表达,当这些“记忆的微光”凭借记者的文字得以汇入集体记忆时,原本的历史记忆的“强光”则可能因此呈现出不同面相。在《日裔新闻》所刊关于“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的文章中(见表3),外山修的连载文章与深泽正雪系列文章的总字数均达到十余万字,这些篇目内容深刻且篇幅颇大,它们构成当今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书写的基轴。

① Andrew Hoskins, “Media, Memory, Metaphor: Remembering and the Connective Turn”, *Parallax*, vol. 17, no. 4, 2011.

② 《ニッケイ新聞社ご案内》。https://www.nikkeishimbun.jp/informacao

③ 作者运用 NVivo12 软件归纳制作。

表3 《日裔新闻》有关“二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连载重要篇目^①

序号	作者	篇名	发表年份	连载期数	字数(千)
1	堀江刚史	《第58年的记忆:死难者家属眼中的胜败纷争》	2003	3	4.2
2	深泽正雪	《专访莫莱斯:臣道联盟对巴西社会的叩问》	2003	3	3.7
3	深泽正雪	《移民与“日本精神”:远隔地民族主义》	2008	26	41.1
4	堀江刚史	《第63年的访问:胜战组恐袭者日高德一》	2009	2	3.3
5	深泽正雪	《跨越65年前的恩仇》	2011	10	16.2
6	深泽正雪	《隐匿的过去:胜败纷争与日裔二代的心理》	2013	7	9.7
7	外山修	《二战与日本移民:探寻胜败纷争的真相》	2013	93	138.1
8	深泽正雪	《保利斯塔战后史:子孙眼中的胜败纷争》	2014	6	9.0
9	日高德一	《监狱岛扣押记》	2014	14	22.0
10	深泽正雪	《<孤独的南美战场>:表达自由与战争创伤》	2015	32	42.3
11	深泽正雪	《吉川顺治侧写:亲近者眼中的臣道联盟理事长》	2015	9	12.8
12	深泽正雪	《桑托斯日语学校返还:真正到来的“终战”》	2018	7	11.3
13	有马亚季子	《强制驱离桑托斯的证言》	2019	7	9.5

外山修的《二战与日本移民:探寻胜败纷争的真相》^②一文对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进行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爬梳,并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细致地加以分析。外山通过访谈获得大量当年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文中出现的受访者共计34人,他们在胜败纷争中分属胜战组与败战组,抑或曾为臣道联盟成员。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其中还包括日高德一、山下博美等5名恐怖袭击者。

外山认为,在胜败纷争的发生初期,胜战组人数占据压倒性多数,但随着日本战败事实逐渐明朗,加之胜战组遭受巴西官方的大规模逮捕等毁灭性打击,败战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不仅主导移民社会,而且掌控社会舆论,每当言及胜败纷争,总是败战组的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并最终形成长久以来的所谓“正论”。外山将此类散见于原始资料、文献专著以及口述史料中的败战组话语称为“认识派史观”。^③可以认为,所谓“认识派史观”实为巴西日裔社会中逐步形成的有关胜败纷争的历史记忆。至少在莫莱斯出版著作前,这一历史记忆始终在日裔社会中居于主流,并未面对“需重新书写”的严峻挑战。

与外山修相比,担任报社总编的深泽正雪发表的文章篇目数量远超前者。虽然二者关注相同主题,但后者视野更为宽泛,视角也更加多元。深泽的文章基于细致的调查研究,一直试图逼近历史的本真。深泽笔下的众多采访对象不断回忆起移民社会的胜败纷争,他希望通过受访者的个人回忆勾连出当下移民社会集体记忆的基本面相。其访谈对象包括枪杀“认识派”领导者的日高德一、^④父亲

① 作者归纳制作。

② [日]外山修:《第2次大戦と日本移民:勝ち負け騒動の真相探る》,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3年5月14日—2013年10月8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nsai/2013-especial/2013rensai-toyama1>

③ 所谓“认识派”是败战组中对日本战败事实有充分认识者,其中有些人针对胜战组积极开展“认识战败启蒙运动”,故此得名。

④ [日]深泽正雪:《65年前的恩讐を超えて》,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1年2月4日—2011年2月19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nsai/2011-esp/2011rensai-fukasawa1>

被胜战组枪杀的二代移民森和弘、^①创作纪实小说《臣民—正辉：万岁》旨在为胜战组家族史正名的保久原淳次、^②奔走二十余年要求巴西政府归还战时没收的日语学校的新上等。^③深泽认为，胜战组与败战组实际是表里一体的社会存在，只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理解当时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的本相。

四、认同的重构：当代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再造

当代巴西日裔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与流变的历史过程抱有自己的理解，他们将民族主义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认为它不仅能够孕育出纯粹的爱国心，也可以产生出利己、排他、褊狭且颇具危害性的自民族中心主义。^④同时，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在远隔地民族主义的视角下，日本移民社会胜败纷争的历史发展脉络都可获得某种理论阐释。然而，不论作为个体抑或群体，曾经的恐怖暴力与社会失序所带来的负面形象与影响都成为日本移民完全融入巴西社会的巨大障碍。^⑤日裔社会的未来去向，巴西日裔的“心灵之旅”，仍然停留在历史记忆与社会认同的迷思中擱埴索涂。^⑥

圣保罗市的巴西日本移民史料馆以“向后世传递日本移民历史”作为核心使命，^⑦在巴西日裔社会中，此类存放文献以及各种实物“见证”的场所不止一处。承载历史本就是这些记忆装置的应有功能，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传递怎样的“历史”，如何向后世解释胜败纷争，以及应当让当代巴西日裔携带怎样的历史印记面对未来。实际上，日裔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已经开始尝试回答上述问题，试图消除当年社会失序带来的“后遗症”。他们新的社会语境中探索形塑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图景，希冀由此促使巴西日裔理解自身并重构其族群认同。^⑧

当代巴西日裔社会的一位重要“记忆书写者”是前文述及的深泽正雪，他主张应当将巴西日本移民历史嵌入日本近现代史，因为它既是“广义的日本历史”，也是“世界史与日本史的连接点”。深泽将日本移民巴西的历史过程视为“宏大的民族学实验”，希望通过考察移民集体意识的变迁来理解日本人或日本社会在与国际社会接触后整个民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⑨在不断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深泽试图让记忆与遗忘相融，并借此超越数十年间胜败纷争的恩仇。^⑩因此，恐怖袭击者行凶时缠绕在腹部的日之丸旗被巴西日本移民史料馆收藏，他便视之为记忆与遗忘伴生的隐喻。于是，为实现当代日裔社会的统合，无辜者罹难的记忆需逐渐模糊，而“凝结着心向日本的爱国者

① [日]深泽正雪：《森和弘の秘められた過去：勝ち負け抗争と二世心理》，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3年5月28日—2013年6月29日。
<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asai/2013-especial/2013rensai-fukasawa4>

② [日]深泽正雪：《バウリスタ延長線戦後史1——子孫にとっての勝ち負け抗争》，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4年6月18日—2014年6月26日。
<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asai/2014-esp/2014rensai-fukasawa6>

③ [日]深泽正雪：《ントス日本語学校の完全返還：ようやく訪れた「本当の終戦」》，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8年7月12日—2018年7月21日。
<https://www.nikkeishimbun.jp/2018/180721-62colonia.html>

④ [日]外山脩：《第2次大戦と日本移民：勝ち負け騒動の真相探る》，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3年5月14日—2013年10月8日。
<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asai/2013-especial/2013rensai-toyama1>

⑤ [日]諏訪三男：《勝ち組、負け組抗争を通じたブラジル日本人移民の心性の変遷について》，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6卷。

⑥ [日]深泽正雪：《移民と“日本精神”：遠隔地ナショナリズム》，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08年7月19日—2008年8月30日。
<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asai/2008-esp/2008rensai-fukasawa1>

⑦ <https://www.bunkyo.org.br/jp/ブラジル日本移民史料館>

⑧ Ignacio López-Calvo, *Japanese Brazilian Saudades: Diasporic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19, pp. 52-56.

⑨ [日]深泽正雪：《移民と日本人》，無明舎出版，2019年，第4—11页。

⑩ [日]深泽正雪：《「勝ち組」異聞：ブラジル日系移民の戦後70年》，無明舎出版，2017年，第3—7页。

‘大和魂’的日之丸旗”，^①则作为其历史记忆形式(forms)而被移民史料馆这一记忆装置所接纳。^②

深泽注意到,因为受到来自巴西政府与社会的压力,长久以来日裔社会对战争时期历史的态度非常暧昧,相关历史著述对此皆仅有寥寥数语。甚至如臣道联盟理事长吉川顺治这样的知名人物都难有只言片语,^③由此可见,这段历史记忆总被“殖民地正史”所遮蔽或抹杀。他认为,必须直面并重新审视巴西日本移民社会的战时与战后历史,而且还要将日本移民受到巴西官宪关押、拷打等苦难遭遇的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世,^④否则,巴西日裔社会便只会停留在过去而无法前行。^⑤

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记忆书写者”则是外山修。2006年,外山出版《百年水流》一书,他在十余年的资料收集、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对巴西日裔社会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流变加以阐述。外山认为自己挖掘出胜败纷争的真相,通过调查采访证明“认识派史观”的“通说正论”没有任何佐证材料。^⑥在他看来,“认识派史观”建立在记载混乱的巴西官方文件、三流的葡萄牙语报刊新闻以及出自受贿成性的警察之手的讯问笔录等缺乏可信度的资料基础上,^⑦这一事实不仅对无数日本移民造成伤害,也是日本移民社会历史上的最大污点。外山作为这些文本的当代读者,他自携的历史性所生产的偏见,构成其理解者的特殊视域。^⑧因此,他感到“自己的使命就是纠正影响深远的通说的错误”。^⑨即是说,外山试图为胜战组与臣道联盟祛除污名,重塑日裔对过去通说的认知以及对胜败纷争的历史记忆。

为实现该目标,外山一方面对以《殖民地战后十年史(1947—1956)》^⑩为代表的历史记忆书写进行全面否定,另一方面,则不惜笔墨地对双手沾染同胞血迹的恐怖袭击者加以美化。他笔下的行凶者们不仅“开朗、健谈、纯朴、耿直”,而且还“稳重、沉静、有主见”,他们“在杂糅天皇制与国家主义的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度过青少年时代,他们是带有天子崇拜与臣子意识并以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而骄傲的一代人;此种意识升华为一种信念乃至信仰,这正是作为日本人的最高美学意识。当这种美被玷污时,搏命雪耻便是极其自然的举动,这没有道理好讲,只是出于当时日本人的感觉与本能”^⑪。

由此,胜战组及其核心组织臣道联盟不仅成功摆脱“狂信者”与“恐怖组织”的污名,恐怖袭击者还以捍卫皇室与国家尊严的“皇民英雄”面貌示人。外山修实际上建构起一种“选择性荣耀

① [日]深沢正雪:《森和弘の秘められた過去:勝ち負け抗争と二世心理》,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3年5月28日—2013年6月29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isai/2013-especial/2013reisai-fukasawa4>

② [日]深沢正雪:《65年前の恩讐を超えて》,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1年2月4日—2011年2月19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isai/2011-esp/2011reisai-fukasawa1>

③ [日]深沢正雪:《“台風の目”吉川順治の横顔:身内から見た臣聯理事長》,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5年3月21日—2015年4月9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isai/2015-esp/2015reisai-fukasawa2>

④ [日]深沢正雪:《戦前戦中の移民史に光当てる:真相究明委員会謝罪の背景》,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4年3月19日—2014年3月21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isai/2014-esp/2014reisai-fukasawa2>

⑤ [日]深沢正雪:《<南米の戦野に孤立して>:表現の自由と戦中のトラウマ》,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5年9月26日—2015年11月20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isai/2015-esp/終戦70年記念=『南米の戦野に孤立して』=表>

⑥ [日]外山脩:《『百年の水流』開発前線編 第一部 北パラナの白い雲》,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5年7月1日—2016年2月26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isai/2015-esp/2015reisai-toyama>

⑦ [日]外山脩:《第2次大戦と日本移民:勝ち負け騒動の真相探る》,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3年5月14日—2013年10月8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isai/2013-especial/2013reisai-toyama1>

⑧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⑨ [日]外山脩:《『百年の水流』開発前線編 第一部 北パラナの白い雲》,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5年7月1日—2016年2月26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isai/2015-esp/2015reisai-toyama>

⑩ [巴西]パウリスタ新聞社:《コロンビア戦後十年史:1947—1956年》,パウリスタ新聞社,1956年。

⑪ [日]外山脩:《第2次大戦と日本移民:勝ち負け騒動の真相探る》,载巴西《ニッケイ新聞》,2013年5月14日—2013年10月8日。<https://www.nikkeishimbun.jp/reisai/2013-especial/2013reisai-toyama1>

(chosen glory)”,^①他将“英雄”的行为归位于“英雄”所属群体的生活史之中,再把这一群体的行为纳入他们所属社会语境的历史之中,于是,“英雄”故事便被嵌入赋予其社会身份的群体的叙事当中。^②换言之,外山修试图重建巴西日裔“历史观”,在他构建的话语体系中,巴西日本移民社会失序的主要原因除“战胜派”与“认识派”之间的矛盾外,更令人瞩目的则是巴西政治社会保安警察与臣道联盟组织间的冲突(见图3)。恐怖袭击者的初衷是捍卫日本皇室荣誉与国家尊严,同时,暴力行为也是对巴西政府不公正待遇的抗争。借此,外山意在将“正义”作为恐怖暴力的背书,为巴西日裔卸下其先辈曾经背负的污名,使他们在建构日裔族群社会认同过程中,不因创伤性的历史记忆或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而感到困扰。^③

图3 外山修文章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④

在经历社会失序之后,巴西日裔社会的确需要通过认同重构以建立基于历史记忆的族群自信,并进一步修复社会的凝聚性结构。^⑤因此,深泽与外山等人对历史记忆的再造与重述便成为一种必然,其底层逻辑是,社会认同的建构与强化需要通过控制历史记忆的书写加以实现,而既存的社会认同也可以影响或支配历史记忆的形塑与书写。^⑥

① Vamik D. Volkan, “Large Group Identity and Chosen Trauma”, *Psyche*, vol. 54, no. 9, 2000, pp. 931–953.

② [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③ Jeffery C.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 Polity, 2012, pp. 1–3.

④ 作者运用 KH Coder 软件归纳制作。

⑤ [日]三田千代子:《ブラジル近代史の一頁としての“シンドウレンメイ事件”》,载《横浜海外移住資料館研究紀要》,2017年第12期。

⑥ 费多益:《记忆的建构论研究》,载《哲学动态》,2010年第8期。

五、旷野的孤魂：当代巴西日裔社会的本相

21世纪初,曾有学者认为巴西族群关系的整体走向趋于同化,各个族群相互靠拢并逐步消除群体身体的和文化的独特性,因此,巴西甚至被视为同化型多族群社会典范。^①但20年后的今天,清晰的族群边界、复杂的歧视链条,乃至种族仇恨引发的流血事件使得这种认知已不适用于当代巴西社会。^②在此社会历史语境下,如何理解当代巴西日裔社会更是颇值得关注的问题。于20世纪早期进入巴西社会的日本移民群体力图通过代际间日语习得与使用以维系其文化传统,^③并且在数十年间拒绝同化到他们认为“低劣的”葡萄牙-巴西文化(Luso-Brazilian culture)中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与其他族群的疏离。^④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与过去相比,历史记忆书写作为一只“社会切片”,究竟表征巴西日裔社会怎样的现状。

不论是桥浦昌雄、半田知雄等“社会失序亲历者”,还是外山修与深泽正雪等“社会失序重述者”,这些“记忆书写者”无疑都是具有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行为的条件与后果都拥有大量知识,并因日常实践的连续性与重复性而嵌置于社会情境之中。^⑤“历练”行动者的“个体化社会生态”会成为将行动者和社会系统进行对接与整合的中介,最终通过个体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对社会本体属性进行描述。^⑥即是说,将理解个体行为作为理解社会现象根本途径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⑦与结构化理论亦可共生互容。于是,这种理性化行动将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进而呈现为社会结构性特征。^⑧因此,习惯与规则支配下的个体思维与行为终将折射出行动者身处的社会本相,这就是研究“记忆书写者”的价值所在。

据日本外务省2018年10月公布的数据,目前巴西的日籍人口为51307人,推测日裔人口约为200万人,^⑨另有观点认为该数字超过250万。^⑩2021年4月,圣保罗人文科学研究所对外公布《巴西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日裔社会实态调查报告》,该报告虽未能提供巴西日裔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却通过有关日裔社团的细致田野调查工作,清晰勾勒出巴西日裔社会的当代轮廓。目前,由巴西日裔依托分布于巴西各地的日裔社区而成立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共计452个,它们大多冠以“文化协会”或“文化体育协会”之名,旨在增进移民后裔间的团结联系,维系、普及日本(日裔)文化与日本精神。在巴西27个州级行政区划中,日裔社团遍布其中的23个,但这些社团组织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分布格局。位于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6个州共拥有388个日裔社团组织,占巴西全境社团总数的85.8%;而圣保罗州与巴拉那州共有336个社团,占该地区社团总数的86.6%(见图4)。^⑪这反映出日裔人口主要生活在圣保罗州、巴拉那州及里约热内卢州等地,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

① Darcy Ribeiro, *The Brazilian People: The Formation and Meaning of Brazil*, Trans Gregory Rabass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 169.

② 陶染春:《当代巴西种族歧视问题探析》,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5期。

③ [日]福嶋寛之:《ブラジル日本人移民の教育と日本国家:“日本人の同化”問題に関する予備的考察》,载《福岡大學人文論叢》,2020年第1期。

④ Martin N. Marger,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Cengage Learning, 10th edition, 2015, p. 429.

⑤ 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Free Press, Reissue edition, 1966, p. 18.

⑥ [法]达尼罗·马尔图切利、弗朗索瓦·德·桑格利著,吴真译:《个体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18页。

⑦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 6.

⑧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5—272页。

⑨ 日本外務省:《ブラジル連邦共和国基礎データ》,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brazil/data.html>.

⑩ [日]戸田和敬:《私はブラジル人?日本人? 来日30年、日系2世の答え》,载日本《朝日新聞》,2020年12月30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DX5WG3N9SUTPB013.html>.

⑪ サンパウロ人文科学研究所:《『多文化社会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日系社会の実態調査』——日系団体の活動状況フィールド調査からその意義と役割を探る——調査の成果と結果報告書》,2021年,第10—11页。

征。虽然 90% 的日裔社团自认为其主要职能在于普及日本文化,但活动内容不外辞旧迎新的联欢会、社区运动会以及各种文娱项目等。而普通巴西民众能够直观体验与了解到的“日本文化”,基本限于日本料理与传统舞蹈,很难触及日本文化核心所在。^① 甚至在日裔社会内部,除少数日裔聚落外,作为文化传承必要工具的日语也处于几乎不再使用的边缘地位。^② 接受调查的 439 个社团召开会议时,有 80% 使用葡萄牙语,14% 使用双语,完全使用日语的仅占 6%。^③ 可见,内嵌于急速发展变化的巴西社会,尽管有少数日裔试图保持日本传统文化,但整体日裔社会同化与融合的趋势早已不可避免。

图 4 巴西各地州日裔社团组织数^④

由于跨族群通婚率高达 84%，“混血”现象使所谓“日本移民后裔”成为流变的概念,这一想象共同体的边界日益模糊,而且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其内部产生复杂的文化多样性。以宗教信仰为例,大约 60% 的巴西日裔信仰天主教,超过 20% 的信仰世界救世教、创价学会、灵友会等源起于日本的新兴宗教。^⑤ 据调查,约 84% 的受访日本移民后裔认为自己“体内的日本人性超过 50%”,而在其余 16% 的日裔主观认知中,自己并不具有“日本人性”,或至多拥有 40% 的“日本人性”。虽然约有 97% 的移民后裔对自己的日裔身份颇感自豪,认为自身具有不言而喻的“日裔价值”,但其内

① [日]根川幸男:《忘れられた日系人—民俗学のフィールドとしてのブラジル日系社会》,载《現代民俗学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② [日]松本絵美:《日系コミュニティの核としての日本語学校——コロニア ピニャール日本語モデル校》,载《早稲田日本語教育学》,2019 年第 26 期。

③ サンパウロ人文科学研究所:《“多文化社会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日系社会の実態調査”——日系団体の活動状況フィールド調査からその意義と役割を探る——調査の成果と結果報告書》,2021 年,第 64 页。

④ 作者归纳制作。

⑤ [日]渡辺雅子:《ブラジル日系新宗教の展開:異文化布教の課題と実践》,東信堂,2001 年,第 21—27 页。

涵究竟为何却难以准确定义和清晰表述。^①他们引以为傲的所谓“诚实”“正直”“尊重他人”的“日裔性”与“勤勉”“奉献”“合作”的“日本精神”，^②因缺乏丰富的语义内涵及具有实际文化区辨意义的特质，而近乎于顾影自怜般的“自民族中心主义”自我认同的隐喻。^③换言之，巴西日裔难以通过语言、宗教、惯习等普遍文化特质的差异性而维持族群边界的标志与象征，但在巴西国家认同所对应的公民身份之外，他们的确还需要使用族群认同所投射的日裔身份以参与不同领域的社会互动。^④然而，传统社区的解体导致“巴西日裔”的概念逐渐空洞化，为实现排他性族群身份的表述与验证，目前日裔唯有依赖日裔社团组织，乃至诉诸其所订立的缺少法理与稳定性的内部秩序与规则。^⑤

因此，巴西日裔社会也在不断自我追问究竟何谓“日裔”，以及日裔的社会认同到底如何。对该问题的完满回答，是日裔社会得以维系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可以认为，无法通过族裔认同而统合的日本移民后裔已在很大程度上同化于巴西社会。^⑥虽然不乏有日裔在巴西社会中居于上层，并在政府、议会及司法系统中担任较高职务，但传统日裔聚落在整体上已呈残灯败火之势，甚至正在逐渐消失。^⑦文化精英试图重新“发现”并强化以保持“日本性”为内核的所谓日裔“民族性”，进而以此作为建构“新日裔共同体”的关键。^⑧但是，倘若无法细致阐明诞生于巴西却又源出于“大和魂”的“日裔魂”到底指涉为何，那么希冀通过重述“民族性格”以强化日裔族群认同的尝试恐怕难以成功。

由此可见，当代巴西日裔社会中的“记忆书写者”为重构历史记忆，从而完成能够赋予日本移民后裔个体以心理与情感方面的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的族群叙事时，有意识地聚焦于二战后的日本移民社会失序。^⑨这似乎是唯一具有可能性的选择，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通过话语实践遮蔽移民社会曾经的断裂，并借助文本生产凸显日裔族群历史的绵长。同时，此番历史记忆的书写在客观上为臣道联盟与胜战组加以正名，进而试图既赋予日本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曾经的“日本(国家)认同”“皇民意识”及“大和魂”以历史正当性，^⑩又为今天的移民后裔悦纳“日裔(族群)身份”“皇室崇拜”与“日裔魂”而建构起历史记忆根基。^⑪然而，当代巴西日裔社会的历史记忆仍在被带有“日

① サンパウロ人文科学研究所：『多文化社会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日系社会の実態調査』——日系団体の活動状況フィールド調査からその意義と役割を探る——調査の成果と結果報告書，2021年，第85—87頁。

② 〔日〕根川幸男：『ブラジル近現代史の中の“日本文化”表象』，載『創立2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日本文化研究の過去・現在・未来—新たな地平を開くために』，2009年第32巻。

③ 〔日〕伊吹唯：『エスニック移民から考える社会統合——“日本人”と外国のはざま』，載 AGLOS: *Journal of Area-Based Global Studies*, 2020年第9期。

④ 〔日〕野中モニカ：『日系ブラジル人からニッケイ日本人へ：ブラジル出身？日本人？帰国者の継承言語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ついての事例』，載『天理大学人権問題研究室紀要』，第23号，2020年。

⑤ 〔日〕吉村竜：『ニホンジンもブラジルジンでさえも——ブラジル南東部ピラルにおける日系人の新たな仲間意識』，載『文化人類学研究』，第21，2021年巻。

⑥ Sarah Barbour, Thomas Lacroix, Judith Misrahi - Barak, *Subjectivity, Memory and the Body in a Diaspora Context: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pp. 112 - 114, 2015.

⑦ 〔日〕細川多美子：『多文化社会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日系コミュニティの実態調査中間報告——日系団体の活動状況フィールド調査からその意義と役割を探る』，載〔日〕福島青史、吉川一甲真由美エジナ編集：『南米日本語教育シンポジウム2017 南米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現在と未来——日系社会のポテンシャル』，2018年，第148—158頁。

⑧ 〔日〕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現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行方』，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104—106頁。

⑨ Yuki Bailey, “Saudades de Ser Nihonjin: Japanese-Brazilian Identity and Mental Health in Literature and Media”, *Medical Humanities*, vol. 47, no. 2, 2020.

⑩ 〔日〕森幸一：『準二世試論：戦前期子供移民の人となり』，上智大学イベロアメリカ研究所，2018年，第1—27頁。

⑪ 〔日〕前山隆：『エスニシティとブラジル日系人——文化人類学的研究』，御茶の水書房，1996年，第211—236頁。

本史观”烙印的“日本他者”所形塑与书写,^①日裔社会中更具原生性与地方性视角的自我记忆表征仍然缺位。^②因此,“日裔魂”要完全定着于巴西的“旷野”,恐怕尚需假以时日。

六、余 论

2017年3月至5月,隶属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的决策咨询机构“关于与中南美日裔社会联合的有识之士恳谈会”连续召开四次会议。5月9日,“恳谈会”向外务大臣提交《关于与中南美日裔社会合作的有识之士恳谈会报告》,提出日本对中南美洲日裔社会的最新外交政策建议。该报告认为,以巴西为首的中南美洲地区拥有超过210万的全球最大日裔社会,这是该地区亲日态度的情感根基,因此,日本应当强化与中南美洲日裔社会的纽带关系,把今后的工作重心从“协作”进一步转向“联合”。通过文本分析可知,其政策举措的关键所在,是通过政治经济互访与民间交流,积极输出日语、日本文化、日式教育、经营理念以及节事庆典等,构建日裔社会网络、促进日裔团体的再生与活跃,唤起日裔社会年轻一代对日本的关注与认知以及对日裔根脉的重视,重构巴西日裔的社会认同(见图5),战略性地培养知日派及亲日派人才。^③

图5 《关于与中南美日裔社会合作的有识之士恳谈会报告》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④

可以认为,日本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将尝试积极介入或影响“日裔巴西人”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重述海外移民史与日裔社会发展史,完成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当代叙事。在这份一万字左右的报告书中,“根脉”(ルーツ,roots)一词先后出现五次,显然,日本政府所强调的是,巴西日裔文化认同的根基与源头在于日本。岸田文雄提出,日本政府、地方自治体、工商界、学术界以及市民社会都应在积极发展多层次的双向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强化日本与巴西日裔社会间的“牵绊纽带”。^⑤这里所谓的“根脉”本质上是在表达世代更迭的血统延续,是一种族裔文化与血缘“纽带”,代表忠

① [日]庄司潤一郎:《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歴史認識——太平洋戦争を中心として》,载《防衛研究所紀要》,2002年第3期。

② 外山修,1941年生于日本静冈县滨松市,1965年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系政治学专业,翌年移民巴西。深泽正雪,1965年生于日本静冈县沼津市,1992年赴巴西供职《圣保罗新闻》,1995年返日,1999年再次赴巴西,2001年起供职《日裔新闻》。

③ 日本外務省:《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連携に関する有識者懇談会報告書》,2017年5月9日。

④ 作者运用KH Coder软件归纳制作。

⑤ [日]岸田文雄:《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連携に関する有識者懇談会岸田外務大臣挨拶》,2017年3月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page3_002029.html

诚、骄傲、地位、归属、信任、接纳和安全。^① 基于这种观念,血统以及“渗入”血统的文化将成为该族裔成员最重要的根基性符号标志和既定资赋,^②这是巴西日裔与日本之间的天然联结。

综上,巴西日裔社会历史记忆的形塑关乎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想象的共同的血统;关乎自身和他人的态度、能力、情感和行为及其后果;关乎包括文化力量、族群力量、国家力量、宗教力量和横亘在这些力量背后可能的社会排斥力量在内的,作用于社会行动者的各种相互博弈的基本社会力量。而它们则以不同层次聚合在一起,再有机地层叠交织,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共同构成社会行动者的“记忆场”。^③ 这一记忆场域不仅跨越国家间的政治疆界,也会跨越族群与文化边界,历史记忆将在其中完成“记忆之旅”,通过不间断地在载体、媒介、内容、实践和形式五个维度上的多线运动而得以产生与存在。^④ 历史记忆的叙事与书写,将从杂驳混乱的记忆事项中创造出有序、稳定且满足政治与文化需要的可用的“过去”。

总之,巴西日裔认同的重构需要以历史记忆为基本支点,但一百一十余年的巴西日本移民历史留下太多枝蔓脉络,光荣与梦想、辛劳与喜悦、伤痛与苦楚、谎言与杀戮,它们仍在充满畸变的记忆之场中争夺获得公正书写或文过饰非的机会。这一切,只因“民族主义的脐血”尚在与日本相连的“历史脐带”中汨汨涌动。^⑤ 未来,用以建构认同的巴西日裔社会的历史记忆将由谁来书写,又会如何书写、缘何书写,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与研究。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re has been a major shif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ical memory centering on the social disorder of the Brazilian-Japanese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which basically deviates from the historical memory narrative established by the relevant writings based on the critical materialism of history in the previous 50 years. As a social representation, this attempt not only reflects the discourse practice of the Brazilian-Japanese society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brought by the social disorder of those years, but also indicates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re-constructing ethnic identity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hence constituting on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mirrors of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Japanese immigrants in Brazil today. The writing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such a way originates from the Brazilian-Japanese immigrant society that failed to get rid of “the thought of being the Imperial Peopl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develops in the context of Brazil’s multiethnic society, and is pulled and fettered by recent Japanese official policy moves.

(柴亚林,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兰州,730070)

[责任编辑:邓颖洁]

① [英]罗宾·科恩:《族性的形成:为原生论适度辩护》,载[英]爱德华·莫迪默著,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② [加]叶礼庭著,成起宏译:《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8—9页。

③ Mariany Toriyama Nakamura, Giulia Crippa, “Memória e Identidades Nipo-brasileiras”, *Tendências da Pesquisa Brasileira em Ciência da Informação*, vol. 7, no. 2, 2014.

④ Astrid Erll, “Travelling Memory”, *Parallax*, vol. 17, no. 4, 2011.

⑤ Mieko Nishida, *Japa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Historical Memory, Representation, and Japanese Brazilian Identity in Sao Paulo*, 129th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Historical, 2015.